



# 托馬斯·閔采尔

阿·施捷克里著 叶中林譯

# 托馬斯·閔采尔

阿·施捷克里著

叶中林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三年·北京

---

А. Штекли

ТОМАС МЮНЦЕ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61

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译出

一九六四年 三月 十八日

托馬斯·閔采尔

(苏)阿·施捷克里著

叶中林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 \times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5 \frac{1}{2}$  · 插頁 4 · 字數 245,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1002·376 定价(六) 1.15 元

印數 0,001—6,300



托馬斯·閔采尔



阿·杜勒：农民



汉斯·别加姆：起义农民的鼓手和旗手



起义农民

## 目 次

|      |                        |     |
|------|------------------------|-----|
| 第一章  | 巴比倫的蕩婦 .....           | 1   |
| 第二章  | 革命的火種，一觸即發 .....       | 17  |
| 第三章  | 薩克森的珍珠 .....           | 39  |
| 第四章  | 狗街的先知 .....            | 54  |
| 第五章  | 因襲竊取的信仰 .....          | 70  |
| 第六章  | “堅持己見，決無反悔！” .....     | 84  |
| 第七章  | “夏天就在眼前！” .....        | 100 |
| 第八章  | 阿爾斯特德的撒但 .....         | 118 |
| 第九章  | “用暴君們的血來染紅我們的手！” ..... | 136 |
| 第十章  | 惡棍公爵選帝侯 .....          | 149 |
| 第十一章 | 新先知但以理 .....           | 159 |
| 第十二章 | 猶大無獨有偶 .....           | 177 |
| 第十三章 | 黎明前的縱火 .....           | 188 |
| 第十四章 | 大難臨頭的前夕 .....          | 200 |
| 第十五章 | “人心混亂魔鬼乘機活動” .....     | 214 |
| 第十六章 | 報復的時刻 .....            | 231 |
| 第十七章 | “歡舞吧！” .....           | 247 |
| 第十八章 | 希望的彩虹 .....            | 265 |

|                        |     |
|------------------------|-----|
| 第十九章 聞所未聞的“執迷不悟” ..... | 286 |
| 第二十章 活着的并非总是胜利者 .....  | 298 |
| 托馬斯·閔采尔生平大事年表 .....    | 323 |
| 参考书目 .....             | 325 |



## 第一章

### 巴比倫的蕩婦

告密者說，他一点底細也不知道。可是他对天賭咒发誓說，这个阴谋是經過周密准备的。参加的人数很多。伙犯們打算一举而把哈勒永远从大主教的統治下解放出来！

馬格德堡統治者恩斯特大发雷霆，怒气冲天。怎么阴谋事件眼看就要成熟了，自己的心腹人却一个也不知曉呢！大主教当即下令严格搜查。

哈勒地方确实有人在搞阴谋。傳說这里面还掺杂有一个邻近城市的居民。可是伙犯們竟藏匿得无影无踪，連一点綫索也找不到。誰是主謀？是不是一个逃亡的农奴或是为貧困所迫的帮工呢？使大主教大吃一惊的是：原来主謀的竟是一个受过教育和爱好科学的大名鼎鼎见习神父，教区学校的教員。那人年紀二十来岁，誕

生在施托尔堡，据说出生于一个体面的鑄造錢币的名匠家庭。他的名字叫托馬斯·閔采尔。誰知道这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学者，骨子里却是一个危险的捣乱分子。经过調查才弄明白，他从前还在埃斯列本的时候就搞过什么秘密社团了。

快快給我把这个捣蛋鬼抓起来！真奇怪，在哈勒会連一名嫌疑犯都没有逮到。教堂里的那个小房間空空如也。

全国人們都感到烏云密布。空气中充滿大难临头的氣氛。人們在市場上、在飯鋪里、在教堂大院里，——到处都談論着吓人听聞的流言、恐怖事件和可怕的預兆。人們的窃窃私語往往中間还夹杂着神經质的政客們“世界末日快到了！”的狂喊。

阿尔布莱希特·杜勒<sup>①</sup>在一块木板子上面，正在雕刻《启示录》<sup>②</sup> 幻想題材的木刻，眼前是德国哀鴻遍野、貧苦悲伤的大地，百孔千疮的祖国，多災多难沒有正义的世界——这里有举着双手哀号的妇女，腦滿腸肥的修道士、劊子手，鎧甲叮噹作响的阿尔汉格尔的雇佣兵，凶毆、死刑、战斗，还有像山寇騎士那样拦路劫杀庄稼汉的殘暴的死神……

人們只有听从命运的摆布，怎么也逃不出注定的劫数。天上降下火雨，山搖地震。在一場冰雹、大火和狂風暴雨之后，真是很少人得以幸存。連教皇也不免遭到毀灭，帝王諸侯战慄地等待死神的降临。星星像无花果一般隕墜到地面上。

尽管是謝肉节的纵情狂飲，尽管是酒館飯店的大吃大喝，也解不了心头的苦悶。

---

① 阿尔布莱希特·杜勒(Dürer, Albrecht, 1471—1528年)，文艺复兴时代的德国偉大画家。——譯者

② 《启示录》是聖經《新約全書》的最末一部分，內容主要是有关“世界末日”的“預言”，反动集团用它来恐吓受剝削的群众。——譯者

全國四分五裂，群雄稱霸。經濟利益也很難把德國的各個部分聯繫起來。強大的教會和世俗諸侯，自由自在，為所欲為地橫行國內。連皇帝對他們也莫可奈何。

處處都呈現矛盾：一方面是許多生產部門、特別是采礦工業獲得成就，對外貿易廣泛開展，資金雄厚的高利貸者和批發商的交易規模空前；另一方面是——原來的行會制度遭到破壞，企業主賴以發財致富的手工業者的狀況日趨惡化、貧困現象日益嚴重。

無論是在幫工的茅舍里，或是在騎士的寨堡里，到處都醞釀着不滿情緒。大炮、火槍和強大的步兵，終於使身披甲冑的騎士失去意義。雇佣兵對諸侯們說來，要比騎士更為合算。但騎士們還是不甘心放棄自己的特惠待遇，他們總在幻想打垮諸侯和教會統治者的橫霸勢力，恢復皇帝的一統大權。

諸侯們互相競夸宮邸的堂皇、軍隊的眾多、建築的宏偉。富人們瘋狂地追尚豪華，往往城里名門大戶的一襲衣衫，價值高于鄉下的一大片良田。地主老爺們也不甘心落后于城里的有產者，他們總是還嫌財源不旺，就更加凶狠地壓榨鄉下佬。

達官貴人用盡一切辦法追尋新的發財之道，強迫農民負擔他們父輩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各種苛捐雜稅，極力擴增僕從和農奴的人數。

這種局面決不能再拖下去了！悲觀失望的人們預言世界末日的來臨，另外一些比較大膽果斷的人則堅決要求必須進行變革。

托馬斯的家庭本來是不愁吃、不愁穿的，可是家中不和。父母的爭吵使他深感不安。母親朝朝暮暮地忙於家務，可是父親還要吹毛求疵地責罵她。父親的職業足以供給家用，使他占有高尚的社會地位。但這個過於精打細算的人，吝嗇得一毛不拔，他時常埋怨老婆只給他帶來這麼微少的嫁妝。他們父子之間也從來沒有一

点真正的疼爱。倒是母族的亲戚对这个孩儿十分关切。舅舅摩里茨特别喜欢他，舅舅是埃耳斯特尔堡一家小印刷所老板，是一个达观乐天、好说好笑的人。

老师们早就赏识这个孩子的聪明伶俐，他的拉丁语进步惊人，并阅读了很多书，显然，这是个后起之秀，好学不倦的孩子。

托马斯的童年是在施托尔堡渡过的。这座小城位于风景如画的地区。东北方耸立着雄伟的哈茨山，山中古木成林，西南部邻接一望无际的肥沃平原。

1503年，在施托尔堡没有工作可干，闵采尔的全家便迁到左近的克维德林堡。这时托马斯十四岁了。父亲工作的那个铸币场是属于修道院的，女修道院院长准许托马斯阅读修道院图书室的藏书。

他还是个十七岁的青年时就进入莱比锡大学求学，专修哲学和神学，间或选修医学课程。他的医学知识造诣很深，甚至有人宁愿请教于他而不肯去求诊于医生。他体会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人服役，在选择最终出路时他却犹豫起来了——究竟是医治人的躯体呢，还是医治人的灵魂呢？

这个青年人周身充满了青春沸腾的活力。不，他天生就决不是什么遁世者或冥想家的人物！他热爱书籍，但他更热爱人类。他的本性就是勤勉异常、生气勃勃，他一刻也决不让自己闲着。他终日钻研拉丁文书籍，可是从来在一个地方也呆不多久。学术著作还不是主要的东西。这里面只不过是真实生活的片断，而生活本身，实在是苦乐有兼，既错综复杂，又稀松平常——在康庄大道上有生活，在炊烟缭绕的茅舍里有生活，在工匠手艺人的聚会场合有生活，在工人汇集的酒馆、小饭铺里也有生活，他们把最后一文钱都喝光了，只为的是消愁解闷，倾吐衷肠。

托马斯自小就好游历。世界可真太伟大了！他时常为了出去

旅行放下自己的学业。他几乎一点行李也不带，可是却携有各种各样的笔记和手稿。要是偶然弄到心爱的书籍，他的行囊就变得沉甸甸的。从外表看来，他简直和那些漫游四海的流浪学生没有区别，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貌不出众，颧骨显得稍稍突出——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长着一副“西徐亚人的脸形”<sup>①</sup>，这个小伙子的衣衫穿得很朴素。无论在哪里，他都受到欢迎——不管是到一群争论着的矿工当中，不管是在农民的婚礼上，不管是在吹牛胡夸的雇佣兵的篝火旁边，他跟人们都能很快地就搞得很熟。替不识字的人写书信，照料病人。不相识的陌生朋友会接待他住宿，把盘中餐、杯中酒分给他享用。在书商行贩和印刷工人当中，他结交了很多朋友。碰到想要找点工作贴补收入的时候，他就到印刷所去担任校对。

他走遍了数十座城市和数百个乡村。他听到了不知道多少愤怒的言词和痛苦的申诉！

领主们简直贪得无厌恬不知耻；他们强迫农夫替自己工作，巧立名目，增税派捐，他们要使大家都变成农奴！人们像牲口一样，吃树皮、啃草根，地主老爷们却靠着搜刮从属的老百姓，穷奢极欲地尽情享乐。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拼命地行围打猎，践踏庄稼。

王公贵族住的是深沟厚壁、保卫森严的城堡。穷光蛋除了受欺压、遭迫害之外，还能从统治者那里得到什么呢？地主老爷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心所欲，随便支使农民，要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无论冬夏，农民都得不到一天安闲，一年到头是干不完的活计。过去农夫的活计还只是耕作、收获和割草，现在还得给城堡砍木

---

① “西徐亚人”系古希腊作家对纪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居住在黑海沿岸草原各个游牧部族的总称。通常被用来作为粗鲁人的代称。——译者

材、送木材、运糞肥、送草料。为了領主老爷的亚麻，全家都要奔波劳累：种啊，晒啊，梳麻打包。連孩童也得在鞭策之下帮着干活。

赶到老爷們心血来潮想要盖房子的时候，那就更糟了——你就得扔下一切給他們送石灰、运石头、抬板料。正当农忙季节，却又打发你去滿地采蘑菇、摘小槲果或是瓔珞子。农民受奴役的程度比法老（古代埃及君主的称号——譯者）时代的犹太人还不如：他們虽然从事强迫劳役，但还能混得一飽，夜晚还能安睡。

領主老爷們往往喜欢行猎取乐，那你就得在树林子里一直守候蹲到天明，伺察野兽，布置套索，大伙围捕。稍有一点做得不順心，打猎的老爷們一怒之下就会賞你一頓木棒子。連年节喜庆日子也不得休息：不是打发你往市場送谷子、送大桶的酒，就是打发你騎馬到老远老远的天边去送信。这一切苦差事不仅是白白給他干，連騎的馬还得自备。

他們拿农夫全不当人。农夫既沒有权支配自己的財物，也沒有权給自己挑选一个称心的老婆。新娘子往往一結婚就哭得死去活来，劝都劝不住，因为新婚的初夜权属于領主！

如果向老爷們有所請求——任凭你哀求哭号，要是不送礼行贿，就休想会收下你的呈子。要是你不給應該孝敬的人送上好吃好喝的——那你就算踏坏門坎也是白費。領主老爷是一定不会让你見到的。叫你等到三更半夜，然后再告訴你下次再来。就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折磨你。

公正的法庭是沒有的。即使你像耶穌基督一样的純洁，到头来也还是叫你走上十字架。如果你的仇人会投机取巧送礼行贿：給衙門的师爷送个金戒指，給他心爱的官太太送个节日的頂圈，給書記官送上大洋錢，就不管他的官司多么理屈，也会叫他胜訴的。

圍繞着你四周的千儿八百个官儿，他們成天琢磨的就是怎样給穷人設陷阱，成天盘算怎样找借口把穷人的家私弄到自己手中。

是个人头就可以捏住农民的脖子向他派捐抽稅！皇帝也罷，諸侯、僧侶、騎士也罷——沒有一个不是靠着农夫的血汗养活的。你得向教会繳什一稅，自己的一块份地也要納稅，一举一动都要繳稅；討老婆要繳稅，卖份地要繳稅，本人死了，还得由你的后代替你納稅！領主的管家拿走死者的猎枪和比較像样一点的衣服，而領主老爷則勒索走最好的牲畜。还在当家人活着的时候就有人盯着，不让他卖掉最好的牲畜，也不允許他质押——因为最好的牲畜是要作为“死亡稅”上貢給領主老爷的，老爷們可以随便說，送来的牲畜不是最好的，这就可以向他再勒索第二头，可是連第一头也不退回了！

甚至去世的父亲所种的庄稼都不允許他的孩子們去收割，把他們从这块土地上赶出去，为的是用更有利的条件把这块地段再租出去，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农民要是把田地轉給別人，就必須把达到全部不动产的三分之一奉送給領主——只是不要切碎的肉和裁剪开的毛料子。

任凭你到哪里去看，几乎所有的森林都被修道院和寨堡强占了。領主們伪造文契，毀除界石，胡作非为，設法把村社产业攫为己有。时而領主老爷叫你把自己的所有牲畜放到村头的草地上去，时而又把村头的森林划出一段，不許农夫把自己的猪赶到那里去。

农民連射杀糟塌庄稼的野猪都不許。从前妻子快要分娩的时候还允許农民給她捕点魚，現在連这点权利也都剥夺了。騎士僧侶們把一些好地段都宣布为自己的私产，逾越雷池一步就会要你的命；穷人要是到領主老爷的溪河里打撈一点小虾，劊子手就会砍

掉他的头。

只要跟誰吐露几句怨言，馬上就說你造反。对于造反的家伙是没有什么話好讲的：劊子手可不是白吃飯閑着不管事的——他們会用燒紅的火鉗烙你，他們还会用車裂、挖眼睛、四馬分尸、割鼻子、剝耳朵种种苛刑。

到哪里去找替你打抱不平的人呢！承領主老爷的大仁大德“保护”你不受外人的襲击，是要收“防卫捐”的，其实，他自己剝夺农民比任何土耳其人还要厉害！

托馬斯不是那种对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的人。可是究竟怎么办呢？有的农民答复說：不久上帝就会迫使領主降低苛捐杂稅了——实在不應該从穷人那里把所有的一切都搶走，穷人也会有可能养活自己和他的孩子們。另一些人东張西望地先看看左近有没有可疑的人，然后才敢低声細語地吐露出一个危險的但是充滿希望的隱語：“崩德舒！”<sup>①</sup>

他时常碰到一些沒有手指头的人。这都是“鞋会”密謀的参加者。他們受到的还是比较輕的惩罚：当他們举起手来表示忠于自己的联盟的时候，劊子手就把他举起的那只手的手指头砍掉。另外一些人則献出了自己的头颅。

騎士們穿的是帶馬刺的馬靴，农民穿的則是用一根长皮帶纏着的短統鞋。十五世紀中叶南德意志的王公貴戚为的是想要极力鎮压不馴的瑞士人，同时也好好整一整本地农民及城市平民，他們就征募了外国雇佣兵来做帮凶。匪帮騎兵的血腥罪行遍及全国。

---

① “崩德舒”(Bundschuh,就是“鞋会”)——1493年在阿尔薩斯結成的农民秘密联盟，它的活动断断续續一直到1517年为止。联盟的旗帜上画着一只农民的鞋子，因而号称“鞋会”。联盟掀起的反封建运动是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先声。——譯者